

大车之巔风光秀

□ 叶子清

盛夏之时，骄阳高照。七月骄阳为鹭峰山脉镀上金边，中巴车越过蜿蜒山路，在“之”字形盘山公路间迂回攀升。当海拔指针停驻在543.6米刻度时，福安市甘棠镇海拔最高的行政村、闽东老区基点村——大车村竟以一场纤纤烟雨相迎。

雨幕中，始建于明万历十二年的李氏宗祠，青砖黛瓦如水墨晕染，这座曾作为大车乡苏维埃政府驻地的古建筑，静守着穿村而过的冷冷溪涧，与村前如镜的湖泊共构山水清音。

大车村，蕴藏千年文脉与红色基因，原名石鼓洋。唐天佑二年（905年）深秋，大车村肇基始祖李建公曾任河南太守，为避朱温之乱，辞官归隐，携家眷从甘棠李垵里（今奎聚村）迁此，见一巨岩形似石鼓，遂以“石鼓洋”定名开基。千年后，那条宽1.2米的古官道上，2950级古官道石阶仍见证着先民“肩如踏

车”的艰辛，已被磨出3-5厘米的凹痕，这片5.06平方公里的土地已浸透革命热血。

1933年，叶飞、曾志、阮英平率领闽东红军独立师进驻大车，红军与村民采用“干砌法”工艺，共筑石坎官道，现存完好的1276级台阶上，当年运输食盐的车辙仍清晰可辨。如今，石坎官道被百年古树浓荫温柔覆盖，清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举人李馨《大车十景诗》：“峻岭回环上大车，山门老树万重遮，入村方见人密，一幅桃源倍可嘉；几步尘埃刚去灰，一道绿荫入眼帘，数里高阶方泄瀑，三口琼浆醉人甜。”仍在苔痕斑驳的石板上低吟。

这是块红色的热土，红色革命时期，数十位青年投身革命。步入红色文化主题馆内，十位烈士英名在“大车英烈谱”上灼灼生辉：1933年10月22日，25岁的大车村赤卫队员李有顺倒在甘

棠暴动硝烟中，其染血的《土地法大纲》抄本现存闽东革命纪念馆；1934年3月25日，赤卫队员李柏纯在宁德“龟山惨案”中壮烈牺牲，年仅25岁；1935年3月，大车乡苏维埃政府交通员李锦柱被敌逮捕，杀害于三岔垄稻田里的血迹延绵17米，时年31岁……这些凝固在青春年华的生命，化作尖峰顶永不消散的朝霞。

大车村乃千年文明古村，藏龙卧虎人文荟萃之地。可谓人才辈出，代代有英贤：宋有高僧李勇显迹九龙山，明朝出了抗倭英雄李孔杨，明清时期频出秀才几十人；当代数学家李松鹰攻克破解世界数学难题——“瓦利隆猜想”，轰动全世界。如今更是本科生、研究生的摇篮，涌现出一批硕士、科学家等杰出人物。

大车村钟灵毓秀，风光旖旎。2020年12月，国家“森林

乡村”与福建省“传统村落”双冠加冕，为月芽山森林公园披上新的荣光。漫步600米环村木栈道，雾鲤观景亭如凌空飞燕，生态河道倒映着文峰亭的飞檐。6700亩林海涌动着绿浪，1200亩茶园吐纳云雾，村民们遵循《大车村生态公约》，在毛竹沙沙的絮语中守护着这片“晴日生雾，雨时云山”的秘境。

登临海拔864米的尖峰顶观景台，白马河双桥如虹贯日，赛江流域的阡陌田畴尽收眼底。村干部李叶茂如数家珍地指点“狮

峰八景”：金鼓奇踪似有战鼓余响，坑水琴鸣犹奏红军歌谣。最震撼莫过于南坡的悬崖巨岩，那些被时光釉彩包裹的叠石，宛如大地向苍穹展开的史册。

百亭蓝图绘新篇，“七星亭”的构想正在山脊线上生长，未来将与24座风格各异的亭台共谱“百亭之村”：无日山的幽邃、冲天洞的神秘、勺米瓢的奇趣，都将融入这条文旅珍珠链。当休闲农业的稻浪与生态旅游的人潮在此相遇，千年古村正在续写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新传奇。



大车村一隅

龙井坑：山灵水秀的夏日桃源秘境

□ 林耀琳 李郁



村中流水飞瀑

约约传来“哗哗”的水声，顿觉一股凉意从心头漫过，心中燥热顿消。抵达村口，在一片浓荫匝地的古榕树下停车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：一湾清水、几株古榕、一座石拱桥……活脱脱一幅“闽东小九寨”景致。那水声，原来是上游溪涧的水落在天然岩石形成的跌水潭中发出的清脆声响。

龙井坑村是潭头镇汾洋村下属的一个自然村。它背倚麒麟山，地势西北倾向东南，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“一水横呈、双龙际会、三关并立”的地势。两条小溪顺着山势流泻而下，形成一道溪涧穿村而过。相传三百八十多年前，先辈“筲路蓝缕”在此地肇基，过着“以启山林”的自给自足自在生活。也正因此，让龙井坑始终保持着古朴的原始风貌。说到龙井坑村名的来历，村民告诉笔者：村头往上约一公里处有个深潭，三面石崖绝壁。雨季时，飞瀑激流，发出巨响，闪电雷鸣也似集中于此。先人认为这是白龙的居所，故而将村子命名为“龙井”。

沿谷口石阶而下，只见山谷两旁，先人肇基时种下的榕树，虬根盘结，根扎在溪水里，叶拂着山间的云，在山涧上方形成一片绿色的穹顶。顺涧攀缘，耳中满是潺潺的溪流声，阵阵凉意扑面而来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天然的大空调房中。这富有灵性的水，仿佛永不枯竭般顺着溪涧变幻着身姿：潺潺流淌的清泉，碧水如镜的水潭，飞流直下的瀑布……蹲在一泓碧水旁，掬一捧水送入口中，清冽甘泉的凉爽直通肺腑。想当年，龙井坑的先人一路跋涉到这里，大概是被这里林壑悠深、流水飞瀑的美景牵扯住了脚步，觉得这里是天赐福地，于是择此而居，才有了这一方隐于山林、宁静祥和的世外桃源。

龙井坑的房屋沿着山涧依山就势而建。山峦绕舍，黄墙土屋。村庄的房屋下部由坚硬的石块垒砌而成，石块大小不一，却拼接得严丝合缝；通往各户的石径小道不足一米宽，蜿蜒曲折，宛如一条条细小的脉络，连接着家家户户。走进人家，凭窗而立，只见绿竹依依，涧水潺潺，山间的雾时聚时散，如乳白色的绸缎缠绕着竹梢。忽而一阵山风掠过，雾气便倏地散作轻烟，露出远处半座飞檐、几竿修竹。

龙井坑的竹子与溪柄一带生长的绿竹不同，生得纤细却坚韧。田地稀少的乡村，常驻人口200多人，人们靠山吃山，在山地开垦梯田，种植水稻、玉米等。但有限的土地难以承载生活，于是人们就地取材，利用竹子编织斗笠。每逢农闲时刻，村里的妇孺老幼围坐一起，剖竹、理篾……指尖翻飞如蝶，将一根根竹子编织成精美的斗笠。俗语说得好：耕田够糊

口，编织合零用。以前，斗笠是农村生活的必需品，每逢圩日，村民挑着织好的斗笠到潭头镇及其他乡镇销售，十分畅销。村里80多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编斗笠，成为潭头镇远近闻名的“斗笠村”。

如今，城市化的浪潮席卷而来，越来越多的村里人离开故土，前往城市打拼。村庄渐渐寂寥，但乡愁始终萦绕。人们永远怀念这方滋养他们、承载着浓浓乡愁的山水。村里想方设法筹集资金200多万元，建起了环村栈道、竹编工艺馆等，荣获“福建省传统村落”称号。

航拍飞机掠过头顶，镜头里的村庄在绿水青山的环抱中显得宁静安详，屋舍依着山势层层叠叠铺开去，像被溪水浣洗过的琴键，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龙井坑，是时光遗落的琥珀吧！当城市里的霓虹染红夜空，这里的星辰依然落在青石板路上，落在龙井里，落在每个游子归来的梦乡。



龙井坑村山涧依山就势而建的房屋